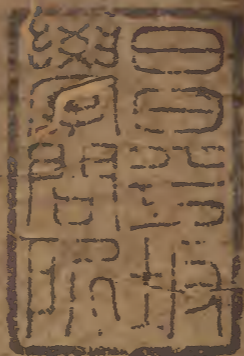


通鑿綱目集覽鐫誤

下
考異辨疑



				漢書門
		八	八	
		七	七	
		六	六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八	漢
四		七	書
冊		二	
架		四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4
冊數	2 (2)
函號	284 1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鐫誤下卷

淺草文庫

高城

唐高祖武德元年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

高城

分注薛舉進逼高城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

與戰會得瘧疾長史劉文靖欲曜武以威之

舉潛師掩其後遂拔高城

集覽高城城名在今大都路霸州保定縣是

城之石反

按是時唐據長安薛舉據隴西則高城當

在秦隴之間安得為霸州保定縣乎

不與士齒

郎唐高祖武德元年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

(分注)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集覽)不與士齒不得以年齒序列於士類也
記士制曰出鄉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按)齒謂並列而記錄之也樂工之賤豈但

不得以年齒序列於士類哉

九曲

唐高祖武德二年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分注)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至是與唐兵戰于九曲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猜忌信讒非僕托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

(集覽)九曲地名屬鄆州在隴右

(按)王世充據洛陽九曲當在穀洛之間非

隴右鄯州之地後此天寶十二載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分注言擊吐蕃悉收九曲部落集覽注九曲河西地名屬鄯州於此不詳地理使一槩認爲鄯州之九曲非也

武牢

唐高祖武德四年夏王建德將兵救鄭

分注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

集覽武牢即虎牢也

按神堯祖名虎追謚景帝故唐史避虎字易用武字後此平陽公主薨詔加武賁甲士以葬集覽於彼亦注曰武賁即虎賁也並不言其所以改用武字之義後人豈易曉乎

甘棠

唐太宗貞觀十年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

分注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

集覽甘棠西域國

按甘棠分注明言在大海南柰何指爲西域國蓋見其與朱俱波同至便一槩認爲西域不復再觀下文也

米國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西突厥咄陸可汗爲其下所逐

分注西突厥咄陸可汗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部將胡陸屋襲破之走保白水胡城

集覽米國唐國之支庶王者

按米國乃西域小國名以爲唐國支庶王

者未詳所出前此康國求爲內附即康居國之後竊意唐字或康字之誤

昭陵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鄭公魏徵卒

分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集覽昭陵長孫皇后之陵墓在雍州醴泉縣

按帝后同陵昭陵即太宗陵也故今功臣陪葬今日長孫皇后之陵豈不瀆乎蓋見太宗未崩疑未有陵殊不知帝已自豫爲山陵終制矣

此郜鼎之類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高麗遣使入貢却之

(分注)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

(集覽)此郜鼎之類謂此白金如郜鼎皆以不義取之之物左傳桓二年春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郜鼎郜國所造器宋滅郜取之公羊傳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何休云宋以不義

政君

唐高宗永徽六年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分注)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選入後庭朕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間未嘗邇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

(集覽)政君猶授君也殷本紀伊尹從湯言九主之事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

臣若燕王曾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

按政君漢孝元后名也元帝爲太子時宣帝今皇后擇後宮良家子賜太子得元城王政君賜焉生皇孫驚元帝即位遂立爲皇后唐詔引之以自解耳今妄引劉向之說以爲證且謂政君猶授君又自爲臆說如此大可恠

長孫無忌前例

唐中宗嗣聖元年太后殺侍中裴炎

分注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

大事韋玄貞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擅權而亂國也

集覽長孫無忌前例無忌亦外戚也高宗時許敬宗誣以謀反削爵置於黔州卒

按長孫無忌以外戚在太宗朝爲司徒中書令高宗時爲太尉今韋玄貞以外戚爲侍中故胡氏指以爲前例今乃捨之不言而引其後事則與下文未至擅權而亂國事意略不承接

茅椒

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

嵩山

(分注)攸緒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優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而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集覽)茅椒茅山之椒也廣韻注椒山巔也楚辭菊流芳於山椒又漢書釋輿馬於山椒並注山頂曰椒椒通作嶠

(按)椒性溫煖故結菴廬於茅椒之間而冬居之若曰茅山之椒則嵩山在河南之登

封茅山在江南之句容其於地理了不相涉况(分注)明言隱於嵩山之陽何必如此穿鑿強解或疑其指茅艸山之巔則又非寒冬所可居者

貶累

唐中宗嗣聖二十一年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

(分注)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

集覽貶累累力偽反玷辱也

按貶累謂坐罪累而遭貶黜者非但玷辱也

代間

唐中宗神龍二年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爲武三思所殺

分注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

集覽代間代猶言世

按唐史避太宗諱故世字皆改稱代字如代宗本是世宗不敢稱世故改作代也今謂代猶言世而不詳解似此苟簡亦何必爲之下注脚耶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唐中宗景龍二年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分注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集覽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某人尚公主今綱目例不曰尚而曰公

主適某人此所以明人倫也

按綱目於太宗公主皆曰嫁長樂公主嫁長孫冲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是也至高宗朝始改書曰適太平公主適薛紹是也今此書適亦循前例耳安樂以嫂接叔烏可與言人倫况源流至論之說集覽已引而載之於前矣此不必重出也

失溺在緣情之舉

唐玄宗開元元年以姚元之同三品

分注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

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向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

集覽失溺在緣情之舉失過也溺乃歷反感也言舉人之失在於因緣私情耳

按失字當屬上句否則其所以三字不成文理失溺在緣情之舉亦不可讀不知何故如此牽強

子將

唐玄宗開元四年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分注)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斬之時子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等五部皆來降

(集覽)子將子者人之嘉稱將者官稱也舉其官而稱子焉後靈荃改授郎將

(按)子者卑下之稱與前子總管同皆偏裨之號也

七子之均養

唐玄宗開元四年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分注)上嘗令璟及頲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號進璟頲奏曰七子之均養著於國風今制名號各三十餘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

(集覽)七子之均養詩凱風羨七子能盡其孝道

(按)國風鵲鳩篇謂鵲鳩有七子其飼之也均養如一故璟頲引之以勸上之不偏愛

今捨之而引凱風淫行之母爲比與此不相干涉二事同出國風捨彼取此不知何見

專君

唐玄宗開元五年今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分注)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

(集覽)專君西漢司馬相如傳適足以專君自損也注專古貶字史記本作貶君一本作專君音訓同

(按)專君謂大臣專擅其君用權自恣隔截群臣不得進見與司馬相如所謂專君不同後漢張楊謂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正此意也

人隱

唐玄宗開元七年五月朔日食

(分注)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

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

集覽人隱隱幽也閭閻之陋人主所難知者

按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此謂人隱正指下民憂痛而言以為幽隱誤矣**集覽**於德宗興元元年置瓊林大盈庫注殷憂殷讀曰隱痛也詩憂心殷殷本作慙通作隱慙慙然痛也何故自背其說

中使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盜殺王君奩

分注君奩微時往來甘涼間為四部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奩遽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君奩邀擊吐蕃於肅州伏兵殺之

集覽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發皆今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

按中使宦官之總稱猶今謂之內外不但西園騶也

北門奴官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

(分注)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時上寵任宦官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貶毛仲遠州追賜死

(集覽)北門奴官唐分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初制宦寺不任以事惟廷內掃除故稱奴官(按)玄宗爲臨菑王時毛仲爲王家奴故與宦寺同居北門雖貴仍目爲奴官非宦官

也若以爲宦官則力士安肯自言其太盛而請除之

供奉侏儒黃鬴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

(分注)供奉侏儒黃鬴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

(集覽)供奉宦官也侏儒短小人也黃鬴姓名也

(按)凡以才伎承應於上者謂之供奉黃鬴以短小可憑以行故得供奉於上古有優

侏儒東方朔謂飽欲死即此類是矣非官
官也太宗以張昌齡通事舍人裏供奉高
宗以魏元忠直中書省仗內供奉武后時
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玄宗始置翰
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
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旣而以刑部尚
書張均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是豈皆官
官耶

牙官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

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分注)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勒兵
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

集覽牙官戎狄大臣之稱猶曰達官

(按)戎虜所至建牙中國大將亦然故稱其
部屬曰牙官非戎狄大臣之稱也彼見其
與可突干爭權故疑其爲大臣又謂之達
官焉唐制宰相號南司宦寺號北司故稱
南北牙又豈爲戎狄大臣之稱耶

第呼

唐玄宗天寶六載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分注)仙芝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數人

(集覽)第呼句絕第但也但呼之今其出也第通作弟漢酈食其傳第言之陳勝傳弟今毋斬

(按)取字語辭當屬上文謂但呼取之使來

乃出繒帛以賜之今以第呼二字爲句而取出屬下文不成文理

龍武萬騎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分注)鉷權寵日盛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鞠之獄具鉷賜自盡鐸死於朝堂

(集覽)龍武萬騎龍武與萬騎兩軍之號

(按)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

跨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
武后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增爲
萬騎至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初分羽林置
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則萬騎隸屬龍武
軍安得爲兩軍乎

頗才十餘歲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以劉正臣爲平盧節度使
(分注)平盧軍將劉客奴遣使與顏真卿相聞
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
歲使詣客奴爲質

(集覽)頗才十餘歲才與纔通頗才猶言僅方
(按)頗字恐是真卿子名古有廉頗又恐是
頗字王僧辯子名頗爲隋漢王諒諮議參
軍若以頗才爲僅方則單言才字可矣作
史者不如是之贅也亦且不成文理不然
則頗字直爲衍文耳或以頗才爲頗有才
意亦略通

禍亂不自范陽可耳

唐肅宗至德二載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
張九齡

分注胡氏曰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思後之亦奚及哉使向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播遷之禍集覽禍亂不自范陽可耳謂有此女子與小人不能免其禍亂若禍亂不起於范陽則尚庶幾

按胡氏謂使明皇用九齡言則禍亂可不自祿山起然有太真林甫在亦同歸於亂耳今謂禍亂不起於范陽則尚庶幾是安

子與小人之禍視祿山為淺也此併與其文意失之

餘孽

唐肅宗至德二載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分注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集覽餘孽孽臯也中庸必有妖孽

按孽謂孽子支庶之稱是時祿山雖死其子慶緒尚據河北故葉護云然辟穀之不得考其死

唐肅宗至德二載上皇還西京

(分注)胡氏曰肅宗之迎上皇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集覽)辟穀之不得考其死上皇自遷西內不茹葷辟穀不食浸以成疾而崩是不得考終命也

(按)上皇爲李輔國幽居西內而崩故云不得考其死是考究之考今言不得考終命

是壽考之考二者字同而義異不可不辨

亂流

唐肅宗乾元二年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
(分注)史思明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僕固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

(集覽)亂流安閑貌

(按)亂流謂逆水而往故下云半涉而有攬

變安閑之語則是安閑二字指攬變而言
耳今以安閑爲亂流恐不如此說

累大

唐肅宗寶應元年盜殺李輔國

(分注)胡氏曰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
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
其爲太子累大矣

(集覽)累大荀子王霸篇不得道以持之則大
累也注累猶辱也

(按)累謂罪累也以太子命逼母后殺之其

爲罪累甚大豈但辱乎

方命

唐代宗大曆六年以李棲筠爲御史大夫

(分注)范氏曰元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
爲重也

(集覽)方命馬融曰方放也陸德明言方或音
放應劭曰謂放棄先王之命令也

(按)書方命圮族謂逆命也猶今言沮格上
命也今不據此而泛引三說爲證非也後
此元和二年憲宗以公主嫁于頓之子季

友范氏曰頓方命不朝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所謂方命其意正與此同

魯公再為常伯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分注)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難以言智矣

集覽魯公代宗時封真卿為魯郡公時不以

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再為常伯常所伯長即今尚書也真卿先為工部尚書貶峽州別駕復為刑部尚書故曰再為常伯

(按)魯公者胡氏追稱之耳非當時不以姓名稱也又按書立政篇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蔡氏注謂王左右之臣近臣之長今謂為常所伯長蓋曲說也

行則可保

唐德宗興元元年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分注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輕詐如此復必不爲

集覽行則可保言不悔行也

按陸宣公謂蕭復才用雖不周備操行則可保其決不肯爲此反覆也故下文言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則行字讀作去聲今乃以不悔行解之誤矣

感激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分注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集覽感激說文曰憐憫貌杜甫詩裘馬誰爲感激人注江總曰今出入無馬禦寒無裘誰是感激之士謂誰肯憐憫其貧也即此

按感激謂以忠義相感動而志氣激發也不當引說文并杜詩注若以憐憫解之大失當時事意諸葛武侯言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又云臣不勝受恩感激謂爲憐憫可乎

妻母爲累

唐德宗貞元三年幽郃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

嶺南

分注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領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泌諫以爲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豫外事安得有異謀况但以妻母爲累乎集覽妻母郃國大長公主也累玷辱也

按太子因妻有罪被其連累非謂玷辱也集覽誤認荀子注前此解累爲辱至此

又加玷字而不詳當時事意故謬戾如此
汲汲如狂

唐順宗永貞元年以王伾為散騎常侍王叔文
為翰林學士

(分注)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听謀議汲汲
如狂互相推獎憊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
出也

(集覽)汲汲如狂猶言清狂杜甫詩在位常清
狂注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不狂如狂者曰清
狂

(按)此謂韓泰等朋比往來奔走不息如病
而發狂者所為今以清狂解之可笑引杜
詩注尤謬

起草

唐順宗永貞元年始令史官撰日曆

(分注)胡氏曰韋執誼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
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

(集覽)起草寫檢也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
作制誥唐制舍人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
起草杜甫石硯詩公舍起草姿不遠明光殿

注起草掌絲綸也

按起草謂作史者先撰日曆以為槩本今所引皆中書舍人并翰林學士之事非史官職也

奄奄

唐順宗貞元元年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

分注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集覽奄奄精氣閉藏也音於驗反

按奄奄平聲形体衰憊之貌李密陳情表

所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是也今認作奄尹之奄而解曰精氣閉藏可笑又作於驗反不知何據

前許師道

唐憲宗元和四年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分注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集覽前許師道許容也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承其未定而分之上以

劉闢未平遂容師道爲留後

按許者與可听從之辭單解曰容淺之爲義矣

主名

唐憲宗元和七年詔蠲淮浙租賦

分注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灾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灾而妄言灾耶此盖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

意耳願得其主名按治其法

集覽主名人主姓名

按主名者指主爲此姦諛御史之故

欲得之而治其罪今言人主姓名殊不可曉

申版籍

唐憲宗元和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

分注田興晨入府士卒環拜請爲留後興謂

衆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

集覽申版籍申請也版籍所以書戶口輿地

按申者以我所有之土地人民載諸版籍上獻於朝廷也今解曰請則是反求版籍於朝廷於義不通又按元和元年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判官高沐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集覽於彼解申官吏曰申請也請置官吏二申字不同彼曰申官吏者求朝廷之命以臨於我也此曰申版籍者以我所有而獻諸朝廷也不可作

一槩觀

輟朝

唐憲宗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

(分注)其子元濟自領軍務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不其順然後加兵

(集覽)輟朝輟止朝見也猶言棄世

(按)禮大臣卒人君為之隱痛故為之罷朝而不視政今日輟止朝見甚失事體又曰猶言世更解不得心孤

唐憲宗元和十年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分注)知制誥韓愈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
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集覽)孤一作孤史炤釋文曰謂心若狐之疑
(按)單弱孤怯四字文意正相應不必如釋
文之說

建彰義節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裴度入蔡州

(分注)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
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

(集覽)建彰義節彰義淮西藩鎮也凡大將出
則賜節以顯殺

(按)凡爲節度使者例賜旌節裴度以宰相
兼彰義節度故建節入城今蔡人知其爲
本道使耳豈以顯殺爲哉又按石林燕語
節度使新持節以金銅葉爲之盤加紅絲
爲龍旄受賜者藏於公宇其私室別爲堂
名曰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此雖
宋制然亦是承襲唐舊初不言專殺也

成燕

唐文宗太和七年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分注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作原十六衛
曰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
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
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

集覽成燕成謂成德藩鎮也燕謂盧龍藩鎮
也

按開元末祿山擁強兵據范陽以成燕地
偏重之勢非兼指成德而言也若兼稱二
鎮則當曰燕趙曰恒薊曰幽鎮曰恒幽未

見有以成燕稱者

多許

唐懿宗咸通三年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
京爲節度使

分注左庶子蔡京惟貪虐多許時相以爲有
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

集覽多許許與也猶言與人多可

按許字恐是詐字傳刊誤耳不必曲爲之
解

定邊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南詔進攻成都

(分注)詔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與蠻約和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請定邊約和莫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相攻何謂和乎

(集覽)定邊軍號也謂李師望

(按)前年李師望上言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爲理所以控扼南詔朝廷以師望充節度使則定邊亦藩鎮名又按師望貪殘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去年以竇滂代之則是時節度使乃滂

亦非師望也况支詳但指邛雋以爲約和之地初亦不謂其節度使也

以甃甃之取土

唐僖宗乾符三年高駢築成都羅城

(分注)蜀土疏惡以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

(集覽)以甃甃之取土甃塹也甃井甃也故因爲甃甃而取土

(按)以甃甃之爲句取土屬下文謂以甃砌之而取土則剗平丘垤耳又按晉愍帝太

康三年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朝暮運
百甕集覽引詩中唐有甕注鄭玄曰甕甑
也晉成帝咸康二年趙作大武殿東西宮
皆甕以文石集覽引韻會注甕結砌也以
此驗之則築城而以甕甕之蓋以甕結砌
之耳何乃自背其前說而以甕爲井甕耶
天平

唐僖宗乾符五年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分注)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
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

西

(集覽)天平軍號也

(按)天平鄆州藩鎮名唐制藩鎮多賜以軍
號如魏博曰天雄軍鎮州曰成德軍汴州
曰宣武軍浙西曰鎮海軍之類集覽於他
處皆注曰藩鎮名而此獨曰軍號則與神
策羽林等軍無別矣後此廣明二年黃巢
渡淮忠武遣大將周岌詣激水亦注云忠
武一軍之名號殊不知忠武亦許州藩鎮
名也然邊塞亭障亦有軍號如天德軍雄

武軍承天軍之類則置軍使以領之非節
鎮之比也

授以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
如南詔

(分注)辛讜遣巡官徐雲虔使南詔驃信待雲
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

(集覽)授以木夾本作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
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木夾之義未

詳

(按)僧玄奘往天竺取佛經得梵夾六百五
十七部懿宗奉佛手錄梵夾則夾亦簡冊
類耳古有竹簡蠻夷用木夾蓋其遺製也
又按晉出帝開運元年契丹寇澶州不克
引還契丹主帳中小校亡來云契丹已傳
木書收軍北去所云木書亦一證也

河華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潼關

(分注)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
(集覽)河華河本西羌地漢置金城郡後秦置

河州今隸臨洮府華本漢鄭縣後魏置東雍州西華改華州今隸京兆府

(按)河華謂黃河與華山耳俱在潼關左右今謂河為臨洮之河州則去潼關遠矣不詳地勢乃至如此

媚竈

唐僖宗廣明元年盧攜自殺

(分注)胡氏曰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浼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為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

(集覽)媚竈論語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按)胡氏所謂媚竈直指北司宦官耳非喻執政也

戟手

唐僖宗光啓三年秦彥殺高駢

(分注)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於上帝使汝他日舉家族滅如我今日

(集覽)戟手兩手相擊也

〔按〕戟手謂臂手直指如戟之狀非兩手相擊也後此天祐十二年梁分天雄爲兩鎮軍校王彥戟手南向詬朝廷集覽亦解爲兩手相擊其失與此同蓋戟手者怒而引手伸指也兩手相擊者喜而拍手撫掌也又按唐莊宗同光四年鄴都亂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群死賊城破萬段漢隱帝乾始三年故晉太后李氏陷契丹病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若皆以爲兩手相擊甚失意義

感化

唐昭宗景福二年朱全忠拔徐州

〔分注〕全忠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延範知感化留後乞除朝臣爲節度使

〔集覽〕感化軍號也懿宗時以徐州爲感化軍

〔按〕感化徐州藩鎮名初號武寧統濠泗宿三州後因龐勛之亂改號感化集覽於此既注曰軍號矣後此乾寧四年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復注曰捧日軍號也則禁

衛與潘鎮何所分別哉

暗於度君

唐昭宗光化三年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

(分注)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二載其人才可知也王搏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然則搏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

(集覽)暗於度君暗昏昧也度謀也

(按)度忖量也謂忖量其君之智愚以卜己之仕止耳非謂謀也謀君與自謀皆非移疾

唐昭宗天復二年以蘇檢同平章事

(分注)宦者薦翰林學士姚垺為相垺謀於韓渥垺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官遂薦檢用之

(集覽)移疾以病而移居也漢書楊敞傳移病卧注移文稱病而卧也唐書姚密病瘖移告注移就於外休假曰告

(按)移疾只是移文稱疾耳非移居也所引楊敞姚崇事亦不類

以分其過

唐莊宗天祐十四年晉王還晉陽

分注王連歲出征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畜積金帛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猶博及賜伶人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之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曰僕老勅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

張文禮

分注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

集覽德勝嶺名在契丹北界古北口東北其嶺盤道數折俗呼思鄉嶺前年晉於嶺南北夾河築兩城

按德勝津名在澶州境非嶺也後此晉天福三年徙澶州城分注云遣劉繼勳徙城跨德勝津是也時爲梁晉邊壇故晉夾河築城以逼梁而梁亦屢以兵爭之今日在

契丹北界既非梁晉相爭之地又非河水
所經由謬妄甚矣然曰德勝嶺名在古北
口俗名思鄉嶺則是地名偶同而致此失
其過猶可恕也繼曰晉於嶺南北夾河築
兩城乃故遷就其地以成其失則是故爲
誣罔以欺世惑人其過不可恕矣

其黨支使

唐明宗天成元年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分注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其黨支
使韓叔明預焉

集覽其黨支使使去聲支使即度支使也乃
王公儼之黨輩

按度支使惟朝廷有之此云支使猶言支
郡蓋小使也且王公儼乃軍校耳安得度
支使爲黨輩乎

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

晉高祖天福四年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
分注初閩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閩
主昶立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優
厚二都怨望作亂

集覽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太祖元從者梁太祖之元從禁軍也初梁太祖以王審知爲閩王故有太祖元從拱宸控鶴二都之號按前唐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號曰元從禁軍後皆因之

按太祖指王審知也其子璘稱帝故追尊之耳元從即審知舊軍也於梁太祖何預焉又璘立其父婢陳氏爲后分注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亦指爲梁太祖可乎集

覽又引唐高祖故事太原義兵願留宿衛者號曰元從禁軍若如所言則梁太祖之元從當在汴洛本國福建亦安得有之耶彼固心知其非而不考太祖爲王審知乃更曲爲之說以附麗焉辭愈費而理愈虧適足以資一笑

鍊鷄

晉出帝開運二年契丹還軍南下

分注契丹主坐奚車中今鍊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

集覽 鍊鷄軍號義取堅剛鷲猛也

按鍊鷄直謂鍊甲軍耳下文言鍊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可見非軍號也

度辭

漢隱帝乾祐二年趙暉攻鳳翔

分注趙暉急攻鳳翔王景崇自焚死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暉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不聽

集覽 度辭度匿也

按度辭隱語也即今攔瓦商謎坼字之類市井狎邪所為單解曰匿其義甚不明

除守太師

周世宗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分注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

集覽除守太師拜官曰除凡言守者出於特旨所置與正負資格同

按官制凡階高官卑者稱行階卑官高者

稱守審琦以節度使除太師階卑官高故稱守非以出於特旨也

正仗宿

周世宗顯德六年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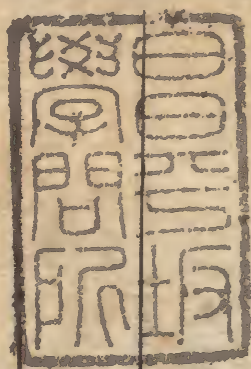
(分注)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懸於殿庭世宗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

集覽正仗宿謂宿衛也

(按)有司立正仗於殿前以候大朝會故隔宿預設樂懸而世宗得觀之耳宿字屬下

句今以宿爲宿衛又以正仗宿爲句文義皆不通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鐫誤下卷終



附綱目考異辨疑

漢元帝初元元年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考異按唐高宗永徽五年書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著高宗應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三年書皇孫鷲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婕妤仔必傳錄闕誤

按元帝為太子時所幸司馬良娣卒意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以賜

永徽五年

太子帝言之明白后擇之詳審則非帝所
寵御者決矣豈武氏可比耶唐詔謂事同
政君乃當時文過之辭烏足援以為證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
俛罷

考異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翰上漏以字
按分注時群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
徽俛以警其餘則是徽為翰林學士俛為
知制誥並罷二人之職以警其餘若加以
字翰上則是以徽知制誥而黜俛此大

謬誤又綱目例凡罷官惟宰

止書姓名罷是時俛未曾為相直至穆宗
初立始拜相纔一年即罷况此分注亦言
之甚明胡不考焉而輒出己見如是不可
曉也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沂州役卒殺觀察使王遂
考異據龍德元年書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
度使天祐五年書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
使則此當書弒其觀察使

按分注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

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甚急將士憤
怒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則遂
虐用其人以致亂不得爲無罪且是年二
月平李師道始分其地而以兗海沂密自
爲二道至七月而沂卒亂則遂之在任僅
數月耳非若王氏之在成德楊氏之在淮
南父子相承之久也是時鎔稱趙王渥亦
嗣吳王位其於群下固有君臣之分况文
禮爲鎔養子嘗賜以姓名而顯溫皆渥父
武忠王舊日牙將受其卵翼之恩厚矣故

綱目特書弒以著文禮顯溫戕其主帥之
罪不與他人同也又按唐中葉以來藩鎮
將卒害其主帥者多矣綱目槩書殺雖張
鎰李絳以宰相出鎮而又賢而有功鳳翔
興元之亂綱目亦不書弒也考異不於彼
致辭而獨拳拳於一酷暴之王遂留意焉
何也

漢隱帝乾祐元年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考異按分注何承訓請誅廢君之賊胡進思
則承訓無罪此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

訓誤作伏誅綱目以其無罪不去其官則知
誤書誅也

按上年吳越統軍使胡進思恃功干預政
事吳越王弘侖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
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遂作亂廢其主
弘侖而立弘俶今又請弘俶殺進思則承
訓反覆不忠甚矣討而誅之不亦宜乎豈
得謂無罪而當書殺耶後此周顯德元年
蜀匡聖指揮使安思謙伏誅分注備載某
讒譖逼撓不遜多殺之罪而書法與此略

同竊意不去其官者無乃其地偏人微不
書官無以著見歟又按晉天福十二年吳
越誅其都監程昭悅昭悅者吳越富人以
貨結內都監使杜昭達統軍使闕璠得侍
吳越王弘侖左右王悅其狡佞寵待踰於
舊將因譖璠昭達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
璠昭達窮治二人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
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及被誅亦書都監豈
亦以其無罪而不去其官耶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

謁五陵

考異高密郡名王恢之人姓名與前後書法不同恐誤

按恢之晉宗室也封高密王爲司空以同姓親屬故詔特遣之修謁五陵當時有譙王尚之荊州都督休之及司馬楚之等皆用之字爲雙名可證

附綱目考異辨疑終

